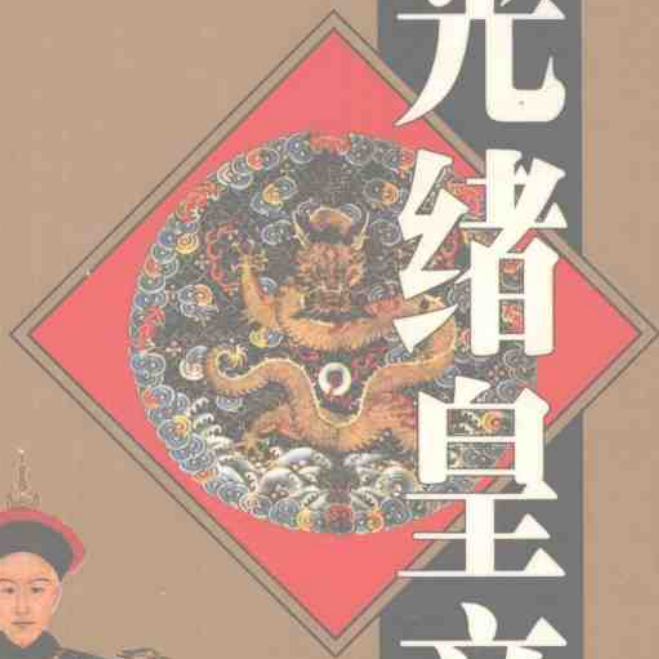




光 緒 皇 帝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光 緒 皇 帝

趙 輝 著

(上)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目 录

引 子	(1)
-----------	-------

第一章 不愿当皇帝

一、洋教案的背后	(9)
----------------	-------

“老佛爷都怕洋人,何况咱们!”

“让洋教士知道咱大清的百姓不是好惹的。”小
安子偏不信邪,结果头被砍了下来。

丁宝桢听到犯人越狱,吃惊非小。

二、遗诏之谜	(31)
--------------	------

“丁宝桢怂恿拳匪闹事,真是胆大包天。”

“皇上准备将皇位传给恭亲王。”

慈禧做出一个杀的动作。

同治帝染上了花柳病。

慈禧把同治帝的遗诏撕得粉碎。

三、皇帝爸爸丢了官	(61)
-----------------	------

醇亲王听到太后要立他儿子为皇帝,吓得瘫倒
在地。

小载滞搞不清,为何全府的人都向他下跪。

在对男人的渴望中,慈禧认识了醇亲王。

哥哥抢走了弟弟的情人,把小姨子嫁给弟弟作
为补偿。

奕訢对奕谿说:“我们都是太后的挡箭牌。”

四、妹妹吃姐姐的醋 (84)

提起西太后,醇王福晋一阵酸楚。

虎毒不食子,自己却害死了儿子。

奕谿把袁世凯带回家,留在身边,想不到造就袁
世凯一生的显赫地位。

第二章 分不清的母爱

一、李鸿章隐藏一个秘密 (113)

慈禧揪住光绪的耳朵怒斥:“再哭,我拧掉你的
耳朵!”

光绪哭喊着:“阿玛,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蛇从屋顶掉下来,岂不预示我大清的龙子龙孙
都要摔倒吗?”

“李鸿章又怎样?还不是朝廷的走狗。”

二、两代帝师翁同龢 (129)

“身为皇后,却想做一名采茶女,不可思议。”

提起翁家,慈禧想起一件往事。

阿鲁特皇后呼喊一声吞金而亡。

“只要你听话,皇阿爸一定不会对你凶。”

“东边的娘们儿，也不是个蠢蛋。”

三、皇帝不是天生的 (149)

古代帝王将相的故事，是光绪最感兴趣的。

作为母亲，慈禧把光绪看作自己的私有财产。

用泪和恨在心中筑起一座坟墓，把心爱的人终生埋葬。

刀插在心中不叫痛，这才是一个“忍”字。

光绪问翁师傅：“什么叫不平等条约？”

第三章 笑到最后的人

一、神奇的朱果 (175)

慈禧最忌恨宫人引诱皇上，特别是有目的地取悦于皇上。

朱果靠长白山的地气滋养而成，一次花期也许要千年。

长叙怀里抱着一个女婴，醒来竟是一梦。

光绪一见李莲英就觉得恶心。

李莲英交给皇上一个大白兔。

光绪抚摸着这把五百两银子买来的椅子，心疼地哭了。

二、挟制慈禧的王牌 (204)

慈禧在众王爷中最怕奕訢。

李鸿藻在同治陵前放声大哭。

吴可读尸谏已是白搭，谁还好再说什么。

咸丰遗诏是挟制慈禧的王牌。
这钟粹宫，只有光绪到来才有几声笑声。

三、东宫之死 (234)

长叙生气了，这和尚要化走自己的一对女儿。
额娘每走一步，都似乎踩在光绪滴血的心上。
光绪一见翁师傅，就像溺水的人抓到救命绳。
光绪哭喊一声：“我要尿尿。”
突然一名宫女大叫一声：“太后，你死得好冤。”

第四章 情归何处

一、亚热带性格 (273)

“就是长善老儿、西太后来了，老子也敢揍！”
“见了洋人就磕头，见了百姓就逞凶。”没有人在
权力上打败她，但必须有人在肉体上打败她。
“我只是个垃圾桶，千古骂名都由我一人来装
着。”

二、大内侍卫成了太后的心病 (295)

潜意识中翁同龢把光绪当作自己的儿子。
康有为说：“同治中兴不过是一种回光返照。”
师夷之技，更要师夷之智。
大内侍卫偷了宫内的珍宝外逃。
众人皆醉，唯我独醒，只有在独醒的时候，才能
算计他人。
中了无影之毒，再高明的医术也查不出。

三、红豆生南国 (319)

恭亲王为大清立下多少汗马功劳,想不到竟落得如此下场。

只要见到文廷式,就明显地心跳加快。

京城应该办个洋文学校,皇上也应懂点洋文。

文廷式成了情人的家庭教师。

奕訢骂道:“福建船政大臣是个废物”。

“一个女人竟左右我们整个爱新觉罗家族,我实在不甘心。”

第五章 点不亮的洞房花烛

一、同治的悲剧又要重演 (349)

“朕最喜欢的游戏,就是把太监当马骑。”

光绪偷偷地溜出宫门,来到一个秘密庭院。

“我是一个宫女,怎敢做皇上的姐姐。”

“朕决不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放过一个罪犯。”

“子臣宁可不做皇上,也要彩云姑娘。”

“把我比作安得海,就是诅咒我象安得海一样没有好下场。”

二、选美大赛的优胜者 (380)

训政是想把光绪训成一只可任意玩耍的猴子。

我朝与洋人打交道得出一个道理:落后就得挨打。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那就听从上天的安排吧!

文廷式不知这情是否有归期，这爱是否能结果。

选美大赛上，一个姑娘差点尿了裤子。

珍儿问：“老佛爷是个和尚吗？”

大清朝成了那拉氏的上门女婿。

三、糊涂的爱 (409)

“忍……忍，朕早已忍够了。”

奕譞夫妇觉得这位叫珍儿的秀女和自家一个死去的丫头很像，真怪！

“皇上翅膀硬，还要什么皇额娘！”

“皇上的见面定亲会，既在众人意料之中也在众人意料之外。”

“真没用”，光绪听到皇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几个字。

大火会给新婚的男女带来什么不祥，母亲也不知道。

第六章 爱之巢

一、令皇上害怕的太监 (445)

“我大清朝的屈辱岂是重修一个圆明园能够洗刷的？”

送走太后，光绪心里一阵轻松。

李莲英当着文武大臣的面，把光绪训斥得面红耳赤。

光绪把头埋在珍嫔怀中，失声哭了出来，像孩子见到母亲。

入宫不到一年，珍嫔成了太后的红人。

二、皇上保不住一棵树 (470)

皇上面前，女人是平等的。

白果的“白”字加在“王”上分明是“皇”。

奕谏一生与世无争，到头来还落得个惨死的下场。

“谁敢伐王府的一草一木，就先砍了朕的脑袋！”

珍嫔娇嗔道：“皇上就是坏，欺负女人。”

心中有一团火在燃烧，绝不是喝酒的缘故。

三、光绪的心病好了一半 (497)

心病还要心药治。

臣妾只是希望皇上爱美人，更爱江山。

一个真正的男人，大清国的第一男人。

武则天都能改唐为周，本宫也要做武则天第二。

作为女人，拴不住男人，是个十足的笨蛋。

胳膊拧不过大腿。

皇上听说过鑫斯门的来历吗？

第七章 甲午遗恨

一、爱新觉罗氏并非都是软蛋 (525)

大清国的皇上，连像都没照过，真是孤陋寡闻。

臣妾穿上皇上的衣服照像，一定更帅。

过大寿的时候开仗是不吉利的。

李莲英看见老佛爷赤脚走在雨中，象个落汤鸡。

光绪一拍桌子道：“朕先改组军机处。”

如果把文廷式和光绪调换位置，也许文廷式会做得更好。

皇叔，朕给你下跪了。

二、打狗给主人看 (549)

你们都是猪，连一个娃娃也治不住。

让他们吃点败仗，才知道是半斤还是八两。

大清国三万万臣民，难道一定要让朕亲自持枪上阵，血洒疆场不成。

光绪觉得自己是有名无实的皇帝，更是一个不称职的丈夫。

就是骂朕是卖国贼，朕也没有办法。

三、南海一书生 (585)

卖国的条约，朕是不能签的，朕不能背上卖国贼的千古罪名。

日本人的胃口像海一样大，能把大清国吞下。

只有联合才有力量，只有团结才有出路。

我们将跪死这里，和大清国一同灭亡。

公车上书震动北京，康有为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要想振兴大清王朝，必须改变这种不合理的体制。

第八章 戊戌大潮中的舵手

一、李莲英的梦想 (611)

皇后送给皇上一个粗布护膝。

李莲英异想天开地做起了国舅的美梦。

李莲英失算了。

就有不吃腥的猫。

好端端的一朵初绽花蕾的玫瑰却是带刺的。

投入地爱一次，也投入地恨一次。

祖宗之法不可变。

二、皇上的珍妃 (636)

你吃我的车，我要你的命。

朕推行新法，是要挽社稷大厦之将倾。

自古变法者是没有好下场的。

朕宁可血洒午门，也要变法。

天塌下来有老佛爷一人顶着。

翁师傅是朕的顶梁柱。

天啊，你既生皇帝，又何必生太后。

三、拯救皇上的一代枭雄 (667)

“皇上要穿西装，打领带，剪辫子，太后不能不管。”

一个血红的“中”字，象一把饮血的宝剑。众人吓了一跳。

“如果不让子臣变法，请太后废了子臣的皇位。”

光绪道：“皇宫是毁灭人的监狱。”

“到了这地步，朕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

普天之下，能救圣上的只有你袁世凯一人。

四、第一位流血的人是我…………… (710)

你这德行，给太后洗脚也不够格。

袁大人高升了，咱们弟兄也沾光。

虎不伤人，人倒伤起虎来。

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请从我谭嗣同开始。

光绪一把抓过地上的密诏，吞下肚去。

慈禧摸摸光滑的御座，她的感觉和多年前一样。

武则天比得上老佛爷吗？

第九章 多变的的老佛爷

一、袁世凯的妙计…………… (743)

袁世凯心道：管他冤不冤，正可以从中捞一笔。

“王正起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斩草除根，永不留后患。”

“朕还不如南唐后主李煜呢！”

光绪捧着红薯，连说：好吃，好吃！

“崔玉贵，朕有出头之日一定抄你满门！”

“李鸿章是第一号大汉奸。”

二、狗阿哥…………… (770)

“可以不废帝号，先立大阿哥。”

“自己心爱的人都保不住，算一个什么男人。”

慈禧的经验不灵了,就有不吃腥的猫。

溥俊带两只法国卷毛犬给太后行叩拜礼。

“杀了袁元蛋,我们好吃饭。”

“洋人是试着水往前趟。”

“小弟有一个一箭三雕的妙计。”

“难道洋人打我们的左脸,我们还要再伸出右脸吗?”

大阿哥怀里抱着狗检阅八旗军。

三、太后变成了农妇 (792)

再求和,大清的祖坟都割出去了。

攘外必先安内。

两人手中都写一个“和”字。

我朝皇帝出逃也不是我们开的先例。

还想留下来狐媚洋人吗?

太后头上裹着花头巾,胳膊上挎一个小包,一身农家村妇的装束。

光绪向一口深井扑去……

引 子

午后，鬼热的天气，狗都热得躲在荫凉里伸长舌头直喘。

整个醇郡王府在这闷热的午后静悄悄的，见不到一个人影，也听不到半点声响。

西院一间偏房内，一对男女，顾不上这盛夏的炎热，赤身裸体地拥抱一起，忘情地扭动着身躯，因久别而压抑心头的情火燃烧着。

就在他们到了“相看两不见，惟有敬亭山”的崇高境界时，却被别人看见了。

一个女佣来此房取东西，刚一推开门，见到床上的那场面，羞得头一低，转身就跑，一头撞在一个太监的怀里。这太监一向好多管闲事，一见这女佣羞得绯红的脸，就知道房内有戏，推门一看，果不出所料。

这还了得，偷情竟敢偷到王府了。

“快来人呀，拿贼拿脏，捉奸捉双。”这太监扯着公鸭嗓子一喝，不知躲在何处的人仿佛从地里冒了出来，都急匆匆向西院赶来。

喊叫声、跑步声、喘息声、叫骂声把静悄悄的王府搅浑了。

“这是哪来的野小子，竟敢来王府做这苟且事！”

“这骚娘们儿，还说是刚选进来的秀女，竟这般无耻地偷情？”

“你小子别只顾看，快，快去报告给王爷，听他怎么处分？”

“去你娘的，快去！”

正在午睡的醇郡王奕譞也被刚才的吵闹声惊醒了，他睡眼惺忪地坐在太师椅上，刚端起茶杯就有太监来报，说王府内有人偷情。

一向笃信程朱理学，讲究人伦风雅的醇郡王一听说，就气不打一处来，挥挥手说：

“别说了，给我吊起来打，照死里打，真是岂有此理！”

“是！王爷。”

王府前院，一颗高大挺拔、苍翠浓郁的千年白果树下，正吊着这位敢闯入王府偷情的野小子，四周围满了人。

“说，你叫什么名字，哪来的？”

“不说，再打，狠狠打，这小子挺有种的！”

“王府警卫森严，他是怎么混进来的？”

“那个宫女也不能放过，他们原先一定是相好的，进了宫，他这小子也敢追进来，真是色胆包天！”

“打，再打！”

皮鞭每抽一下，身上就多一道血痕。一人打累了，又换一人再打，不久，这人已被打得皮开肉绽。

“说，不说还要打！”一人气喘吁吁地说。

“啪！”又一皮鞭落下。

“不能再打了，这事不关他，都是我的错。”那位选进来的秀女哭喊着从里面跑出来，跪在地上，向举鞭的人求饶，“要打你打我吧，求求你，让他走吧！我们从小青梅竹马，相爱多年……”

“嘿，不打你已给你留面子，你还给他求情，看样子你们感情挺深的，我四爷今天偏要鞭打鸳鸯散。”

“啪——”又一鞭。

“再打，我就死在你们面前！”那宫女已没有泪，一字一句地说。

“好，我就看你死！”

又一鞭落下。

“噎——”那宫女一头撞在坚硬挺拔高大苍翠的白果树上，登时脑浆迸裂。

“玲玲，你不能死，玲玲，你不能死！”浑身是血的人，虽然被吊着，看见惨死的情人，他挣扎着、呼唤着，“玲玲，我的玲玲！”

“四爷、总管大人，求求你别让人打了，再打他就要死了。”

一名仆从跪在四爷面前，哀求着，“四爷，他是我家的堂兄弟，是我引他进府的，你要打打我吧！放过我这兄弟吧？求求你，四爷！”

“好呀！原来是你他妈的吃里扒外，引招自家兄弟来王府偷情。来人！连李同山一起打。”四爷冲着几名打手吆喝着。

“这与我大哥无关，这与我大哥无关！你们这帮禽兽！”

“啪——”又一鞭落下。

那人大叫一声，一口鲜血喷了出去，洒在那千年白果树苍翠的碧叶上，多么醒目、灿烂。树上的碧绿和树下的血红，强烈的对比，更让人感到酷夏的残酷。

不知何时，醇王爷走了出来，看到这场面也感到恶心、刺目。

“别打了，看不见吗？人都死了，再打有何用？”他摇着蒲扇慢条斯理地说。

“是，王爷。这李同山引入入府，败坏王府名声将如何处置？”

四爷话音未落，有家丁来报：“前门有一和尚来化缘，王爷是否准许进？”

“和尚？赶他走！”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醇王爷话音未落，那和尚已闯了进来。

“大师父前来化缘，不知想要多少银两，尽管开口。”醇王爷平静地说。

“无量天尊，能饶人处且饶人，摩诃般若波罗蜜，念念见性，常行手直，到如弹指，便睹弥陀。迷人不能省觉，念念起恶，常行恶道，回一念善，直至无上菩提。”

“大师父，你要什么，就直说吧？”醇郡王奕譞皱了一下眉，仍心平气和地说。

“成道非由施钱，菩萨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去，西方只在眼前。施主，贫僧不化钱，只来超度灵魂，化解前世恩怨，普救尘世生灵，你让我把这位尘中人带走吧？”他说着，指了指跪在地上的李同山。

“这——好吧！”

“阿弥托福！施主，千年白果得这一对情男怨女的热血滋润，灵气自根生，这是缘也是数更是孽。”

这位大师的话音未落，后庭院一位女佣跑来报告说：

“王爷，王妃娘娘生下一贵子。”

“啊，是男的？”醇王爷喜不自胜。

“无量佛，施主，恭喜，恭喜！”

这位大师父说完，拉起跪在地上的李同山就向门外走去。恰在此时，醇王福晋的寝室里，那位刚来到人间的皇祖后人正拼命哭喊着：“哇，哇，哇……”

一股祥瑞之气在暮色中升腾开来，似龙似凤，盘旋着，袅娜着，飞向天际。

北京西郊一座破败的寺庙里，一个满身青一块紫一块的人跪在佛祖像前，满含悲愤与委屈的面上流下两行清泪。

“阿弥陀佛，若能钻木取火，淤泥泛出红莲，前世的缘，上世的数，今世的孽。念念自见，万法无滞，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